



MARGUERITE

YOURCENAR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创作人生

(法)若斯亚娜·萨维诺 著 段映虹 译

花城出版社

YOURCENAR

(法) 若斯亚娜·萨维诺 著 段映虹 译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创作人生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Marguerite Yourcenar  
by Josyane Savigneau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199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创作人生

(法) 若斯亚娜·萨维诺 (Savigneau, J.) 著; 段映虹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3.12

ISBN 7-5360-4125-X

I. 玛 ...

II. ①萨 ...②段 ...

III. 尤瑟纳尔 (1903~1987) - 生平事迹

IV. K835.65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2754 号

责任编辑: 秦颖 邓裕玲 技术编辑: 易平  
平面设计: 王惠敏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

(南海桂城)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9.75 2 插页

字 数 46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125-X/K·80

定 价 34.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Nos remerciements au Bureau du  
Livre et de la Lectur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la France  
pour l'aide qu'il a apportée dans  
la publication de cette traduction  
Chinoise.

献给

亚尼克·吉尤  
迪尔德丽·威尔森

## 译 序

在一篇关于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文章中，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承认要评价一位同时代的作家困难重重，首先是缺乏足够的时间距离。除此之外，“当作家的生活与他的作品同样多变、丰富、激烈，或者同样经过精巧的筹划时，当人们在两者中辨认出同样的缺点、同样的诡诈和同样的瑕疵，以及同样的品质，总而言之同样的伟大时”，进行评价难度还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尤瑟纳尔随即笔锋一转，不无嘲讽地写道：“不可避免地，在我们对人的兴趣与对著作的兴趣之间就会建立起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人们欣赏《哈姆雷特》而不过问莎士比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生平逸事的粗俗的好奇心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之一。”不可否认的是，尤瑟纳尔的生活与作品之“多变、丰富、激烈”以及“精巧的筹划”，与三岛由纪夫相比毫不逊色。因此，尤瑟纳尔在这段话里流露出的态度，对于那些试图为她立传的作者们而言，多少有些挑战的意味。显然，尤瑟纳尔并不否认在某些作家的生平与作品之间，确乎存在着某种可以相互参照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估量这种关系，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以避免沦为“粗俗的好奇心”。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传记，可以说相当出色地回应了尤瑟纳尔未曾言明的挑战。

撰写传记的时间与传主生活的时代之间相距太近，诚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评价的全面和公允，但另一方

面，时间距离的接近也自有其好处：它让传记作者有机会亲自接触到传主本人及其生活的见证人。这种直接交往留下的鲜活的印象以及它与书面材料之间的相互印证，不用说，是极为珍贵的。本书作者若斯亚娜·萨维诺（Josyane Savigneau）是一名职业记者，现任法国重要报纸《世界报》主编，并长期主持编辑该报的读书专栏“书的世界”。早在尤瑟纳尔生前，萨维诺就对她进行过多次采访，发表了数篇精彩的访问记。1987年作家去世之后，萨维诺更奔走于大西洋两岸，采访众多当事人和查阅大量相关文献。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萨维诺尽可能完整和真实地追溯了尤瑟纳尔的生命历程，不仅力图还原她一生中重大事件的真相，还十分细致地描绘了她每个时期日常生活的环境和状况。作者在本书中介绍了尤瑟纳尔的大部分作品产生的背景和过程，更以精细的分析论证了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无可争议地是必然的，但同样无可争议地是不足的”。

作为法兰西学院三百多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院士，尤瑟纳尔在生前就已经赢得“不朽者”之名；当她的新作仍在源源不断地问世时，她已经由于入选“七星文库”而跻身经典作家之列。然而与此同时，用尤瑟纳尔自己喜欢的话来说，由于“偶然造成的奇妙的连锁反应”，她自1939年以来就定居在大洋彼岸的一个小岛上，远离法国本土和喧嚣的巴黎文坛为她的形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不少关于她的陈词滥调也不免大行其道，比如其中最流行的一条就是离群索居不问世事。无论是炫目的光环还是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都无助于人们认识一个真实的尤瑟纳尔，更无助于人们去思考她独特的人生经历中所蕴涵的启示。这本传记的中心线索，也是最引人入胜之处，就是作者在尤瑟纳尔不平凡的人生轨迹中抓住了一条追寻自由的主线。尤瑟纳尔在她穿越整个世纪的一生中，不但对物质的、家庭的和社会阶层的束缚嗤之以

鼻，更致力于摆脱妨碍自由思考的精神樊篱，她从未停止过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对时代的流行话语中的偏见也时时保持警觉。在法国著名的文学节目主持人贝尔纳·比沃的电视采访中，尤瑟纳尔这样说过：“因循守旧是一种可悲的疾病……因为它妨碍你去生活。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没有生活过。”直至生命终结，尤瑟纳尔始终是人生这部大作品当之无愧的主角。

尤瑟纳尔对20世纪文学热衷于进行的文字实验不以为然，她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对智慧问题的关注在当代文学中只扮演着一个很小的角色。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敏锐的那些人中，大多数只停留于描绘混乱状态，超越这一状态以期达到某种智慧，一般说来已不再是现代人的做法。”（见德·罗斯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广播访谈录》）尤瑟纳尔本人在其全部创作中，始终关注的是那些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尤瑟纳尔相当一部分作品的雏形都源自她所谓的二十岁左右“纷乱的梦想里”，但这些作品最终问世往往都经历了相当漫长的酝酿过程。尤瑟纳尔对作品与作家本人的思想一起成熟的过程有着深刻的体会，她用自己的人生实践证明，这一过程不仅避免了文字和思想上的仓促和草率，同时其本身也是对人类智慧的探索。正如萨维诺在本书中指出的：“从20岁起，她脑子里就有了那些未完成的故事，《仿丢勒》里泽农的故事，还有哈德良皇帝的故事……她确信只有完成这些人物的命运她才能完成自己的命运；在内心深处，她只有一个真正的愿望和一个真正的意图：通过写作成为一个对人类有用的人，让自己的作品帮助人们，就像它们帮助自己那样，更好地对自由进行思考。”

萨维诺的这本著作1990年出版后得到普遍好评，被评论界公认为尤瑟纳尔各种传记中的权威之作，迄今已翻译成



多种文字出版。作者对尤瑟纳尔生平的诠释虽然也有略嫌牵强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本书引证的资料之丰赡和翔实，已使它成为研究尤瑟纳尔必备的参考书。译本中的注释，除标明译注之外，一律为原书作者所注，作者在翻检原始资料上所下的功夫，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法国友人 Claude 和 Antoinette RADIN 夫妇，他们不辞辛劳，帮助译者查找了大量资料，为译者排忧解难。对于他们慷慨无私的友情，我只有以这样微不足道的方式来表达谢意。

在尤瑟纳尔的晚年，她一生中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几乎都已经毁于天灾人祸，荡然无存。好在作家的不朽之名当建立在其作品之上，并不依靠这些速朽的故居才得以流传。今年适逢尤瑟纳尔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出版这部传记的中译本，或许可以算作一种遥远的纪念。

译者

2003年6月

引

言



1986年2月26日，在纽约，接受法国荣誉勋位  
勋章和美国国家艺术协会的金质奖章。

难以置信的是，没有人  
因为预见到将有人为自  
己作传而放弃生命。

西奥朗<sup>①</sup>

1986年2月8日。一生中第三次，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又孑然一身了。杰瑞早上在巴黎的拉奈克医院去世了。36岁的杰瑞是她最近6年以来的旅行伴侣，多亏了他，她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按照常理，本来应当是杰瑞在她弥留之际握着她的手。就像1929年冬的某一天，她曾握着父亲米歇尔的手。米歇尔是她童年唯一的见证人，是她与小时候叫做玛格丽特·德·克央古尔的自己之间唯一的联系，米歇尔1929年1月12日在洛桑去世了。那时她还不到26岁。一位法国出版商刚刚同意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阿历克西，又名徒劳无益的战斗契约》，小说是在同年11月面世的。某个玛格·尤瑟纳尔——但她很快就重新采用了自己的名字玛格丽特——开始了生命历程。独自一人。米歇尔·德·克央古尔（Michel de Crayencour），以他一向表现出的高雅姿态，悄然隐退。同时消失的还有将玛格丽特与另一段历史、与一个家族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姓氏，这个家族里没有放纵而富于冒险精神的文人米歇尔的位置，也没有一个“尤瑟纳尔”的位置，她自由、勤奋、四海为家，她有自己创造的姓氏——由原来的姓氏克央古尔的字母重新组合而成。米歇尔的死是消失，而非抛弃。恰恰相反。最后一次，他鼓励女儿成为一个无拘无束、独立自主的人。多年里她忙于其他事情，直到很久以后，当她将他作为一个

---

<sup>①</sup> 西奥朗（E. M. Cioran, 1911 - 1995），作家、哲学家，出生于罗马尼亚，1937年后长期居住在法国。其作品带有悲观主义色彩。——译注

人物写进一本书时，米歇尔·德·克央古尔才重又令她感到亲近。

50年后，1979年11月18日，刚好在《阿历克西》出版半个世纪之后，格雷丝·弗里克（Grace Frick）又将她抛下。格雷丝是经过与癌症顽强搏斗20年之后去世的。格雷丝的故事很简单：40年的共同生活。格雷丝，井井有条、古怪、容易激动。格雷丝这个美国人，使她生活在“她的”土地上并选择了她的国籍。格雷丝无微不至、正气凛然、飘忽不定。格雷丝带走了无可替代的目光，是她每天关注着她的写作，没有格雷丝，就没有她的作品。在这个冬天的清晨，40年的共同生活在过去的时光中失去了平衡。然而，她也将某种自由还给了玛格丽特，那就是重新浪迹天涯的自由，让她与世长辞之前环游世界，让她回到“从前”的生活，要么独自一人（这样的情形并不多见），要么与新结识的伙伴一起旅行。事实上，后来只有唯一一位同伴：格雷丝为她选择的年轻的杰瑞·威尔森（Jerry Wilson），他是1978年10月和一个法国电视摄制组来到怡然小居的。共同的出生地——美国南方，以及对法国文学同样的热爱，使他们在短短几天里就建立起了默契的友谊。格雷丝身体日渐衰弱，尽管她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她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她推荐杰瑞担任玛格丽特的秘书。

1986年的今天，如同1929年，如同1979年，但这一次是在美国北部的深冬时节，在缅因州的漫漫寒冬里，杰瑞的死甚于隐退、甚于抛弃，而是半路脱逃。当年玛格丽特有时间来考虑格雷丝去世后的生活。而比她年轻50岁的杰瑞在她之前死去，她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来接受这一事实。那是他的症状已经明显以后，他明知有危险，却丝毫不改变生活习性。尤其是两个月以来，他的艾滋病已经进入晚期，死亡就在眼前。这两个月，玛格丽特是在电话旁度过的。就像

格雷斯在最后的日子里一样，杰瑞眼看她将活得比他长，也恨她。格雷斯和杰瑞之间的相似之处还不止于此。

1986年：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跨入了生命的第83个年头。杰瑞去世几个星期后，当力量重新回到她身上时，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写下——这一次不再是抽象的思想了：“生活非常艰难；我突然感到我从未有过的感觉：我老了。”然而她是愿意谈论衰老的。朋友们不太敢问她，但记者们有时却不揣冒昧。1984年12月，在巴黎《世界报》报社，她以其特有的委婉回答记者，要知道她的委婉并非回避，而是出于精确的考虑：“当我的身体恢复以后，我感到，我不想说很老，但离事物的边缘很近。”接下来是“可怕的1985年及其致命的阴影”，正如她在私人笔记中所写的那样。那年9月，她的心脏病发作，在波士顿医院搭了5条血管桥。尽管十分疲惫，那时她却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病而感觉到衰老。她感到极其虚弱，但杰瑞还活着。他需要她。他需要在巴黎有一套房子，他想在那儿治疗。他需要什么也不缺。如果不满足他，她会受不了的。她只待在远远的地方就行了，只知道在最后时刻她不在他的身边就行了。杰瑞去世了，她第一次对死亡无动于衷。一天，在索姆维尔的公墓里，一位年轻女人看到小小的黑色墓碑上刻着：“玛格丽特·尤瑟纳尔，1903—19……”，她感到震惊不已。尤瑟纳尔在自己的墓前对这个年轻女人说，但没有提到杰瑞：“我不惧怕死亡。时间从此对我无关紧要。我并非一直如此。墓碑上的字令您感到忧伤，但却令我安心，给我安慰。一切都顺乎自然。我很平静。这件事可以发生在10分钟后，10个星期以后，几个月后或者几年以后我既不想加速，也不想促成这件事，但我已经作好了准备。我让人将前两个数字都刻好了，19……因为我认为2000年不属于我。”

1986年2月8日，她只能在记事本上写道：“杰瑞去世。”2月15日记下：“杰瑞去世一个星期了。”然而，在这个被丧友之痛和被年龄压垮的女人背后，还有着一个人坚韧、顽强和确信自己是个“人物”的完整生命。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并没有随着杰瑞·威尔森而消失，她还要让某些人相信这一点。她曾经像一个要紧抓住最后的激情的老妇人，但在这种姿态背后，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保持着警觉。一种战胜一切低落情绪的力量，一种不为自己所知并且令所有人惊异的意志，一种曾经带领她经历激情与伤害走到今天，并将继续带领她走到尽头的坚强，在一种她迄今为止尚未体验过的新的陌生感情中伴随着她：那就是超脱。

也许她不喜欢听见自己说，死去的杰瑞在她眼里成了纯粹而神秘的青春象征，是生命最后的标志，但是，活下去的理由是存在的。至少有一条：写作。应当重新投入到《什么？永恒》中去，那是她的家世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记述最后几次旅行的《牢狱环游》也中断了。也许它永远也完成不了。至于《什么？永恒》，大概能完成。它的内容会写到1937年为止，即她与格雷斯相遇那一年。然后……有些朋友认为应该接着写下去。并非为了防备别人为她作传——有人能做到吗，说到底，有人愿意这样做吗？——而是为了提供“她自己的”关于事实的版本。她生活中相对的秘密，或者说神秘，刺激着人们的想像。讲讲与格雷斯在一起的岁月并不能阻止人们众说纷纭，但也许能避免人们想入非非。

眼下要做的是让诸事回到正轨上来，完成计划中的事，2月26日，在纽约，她要接受法国荣誉勋位勋章以及美国国家艺术协会的金质奖章。这天晚上的照片让人们看到一个变得柔弱的女人，面色清癯，她从极度疲惫和精神痛苦中走出来，消瘦而苍白，缓缓回到社会生活中。然而，从一张照

片到另一张，倦怠的微笑逐渐让位于一种重新获得的力量，让位于一种满意的神情，她很高兴自己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自己再一次得到赞颂和承认，看到自己在没有任何扶持的情况下战胜了自己。

她预计4月20日出发前往欧洲。如同从前很多次，第一站是阿姆斯特丹。为什么要作这次旅行？仅仅因为旅行一直是她最经常的生活方式吗？为了与即将占上风的衰老抗争吗？未必。留下来，也许比动一动需要更多的力量。投入工作。友爱而干练的秘书珍妮（Jean Lunt）和护士迪迪（Deirdre Wilson）对她十分关心，何况迪迪岂止是一名护士。除了偶尔来访的朋友，她既听不到也不能说法语。每天的日子就是写作。独自一人。一鼓作气完成《什么？永恒》，也许还要写完《牢狱环游》。这样的力量，她再也没有了。留下也许意味着以最大的坚强与衰老抗争。她以为自己再也做不到了。她接受自己衰老的方式不是留在家里，也不是去发现未知的地方，而是旧地重游。她要去那些与格雷斯和杰瑞一起去过的地方，她要重游欧洲，她要去英国，从童年时代起，她就喜欢这个地方，她曾经与德·克央古尔先生一起在那里住过。她要去摩洛哥，她要在布鲁日待上好几天，回忆泽农、格雷斯和杰瑞，她要在从前天天带着小狗瓦伦蒂娜散步的街上走走。发现的时代已经过去。发现不再是她的事。虽然如此……兴许她还要去尼泊尔？1985年她与杰瑞一起去印度时曾经计划要去那儿，但后来由于杰瑞病倒而取消。总之，为了生活到最后，有必要旅行到最后。出发势在必行。

如果在这次长途旅行中死去呢？她曾经多次想过、说过和写过不应当在不经意间死去，相反不要错过这最后的体验，最后的一段路；她想睁开眼睛死去，感觉死亡渗入自己，她想以某种方式经历死亡，但现在她无所谓了。就像她

说过的那样，她已经作好了准备。日子、地点以及在何种情形下全都无关紧要。只要她不成年累月地依赖照料她的那个人就行。甚至，在旅行中，如果说死亡不是更温和，至少也更可靠：附近不见得有医院，没有人全力以赴要让你活下去。但是，难道需要意外地、不知不觉地“过去”吗？她从来不这样认为，也从来不同意这样做。她没有信仰，陪伴仪式就如同她的信仰，她在父亲和格雷斯身边完成过这一仪式，当弥留之际的格雷斯再也听不见任何话语时，那只小小的八音盒里放送着一支海顿的小咏叹调。这种过渡仪式，杰瑞去世时就已经取消了，她也很可能得不到。就像她的生命开始于保姆和女佣手中，她的生命也将终止于医生和护士手中。但他们一定是忠实的，甚至是爱她的，就像迪迪。如果她在怡然小居去世，她不会缺少关心、爱和完美无缺的照料。

然而，她永远得不到人们临终之夜所需要的语言和文化共同体；共同的过去，哪怕只是文学上的，以及共同的历史所具有的分量。无论她决定出发还是留下，在她弥留之际，周围的人们不会说“她的”语言。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有人为她读一段翻译过来的她的书，最糟的情况是什么也没有。她很有可能得不到无需语言就可以分享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只需一个眼神、轻轻握一下手就可以实现“有见证的过渡”，当人沉入黑暗之际，它能够保证生命的延续，哪怕只是暂时的。总之，它胜于回忆。可以肯定的是，第二天早上，她会继续存在，有人会留意成就她生命的那些东西：她的词语和她的作品，对于后者，她喜欢带着一点狡黠称之为“我碰巧写的那几本书”。由于这种不确定本身——当一切完结之时，谁在她的身边？——举棋不定是不合时宜的。应当出发。走，像自己一贯那样，四海为家，去漫游，这样似乎会使剩下的写作任务停滞不前，但她只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



去漫游。

旅行——“它不断粉碎我们的一切习惯，使我们不断摆脱一切成见”，她曾经借哈德良皇帝之口如是说，——漫游，破裂，死亡……她不就是在它们的征兆下降生在布鲁塞尔的房子里的吗？这所房子，如同她居住过的所有地方，如今已荡然无存，只有怡然小居这幢朴素的“乡下房子”例外，她准备再次关上它的大门。

她又上路了。

“人们欣赏《哈姆雷特》而不过问莎士比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生平逸事的粗俗的好奇心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之一，大众越来越不懂得如何阅读，面向他们的新闻和传媒的方式更加剧了这种特征。作家，顾名思义，应该在他的书中表达自己，但我们所有人都倾向于不仅考虑到作家，而且还考虑到个人，但个人必然总是零散的、矛盾的和多变的，在这里隐藏又在那里露面。并且，也许还特别考虑到人物，那是个人自己有时出于防卫或者吹嘘而投射的影子或倒影（三岛由纪夫就是如此），但在这一切的里里外外，真实的人在窥不破的秘密中生活和死去，人皆如此。”1981年，在一篇关于三岛由纪夫的文章——《三岛由纪夫，又名空的观念》中，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以嘲讽的语气，开门见山地对生平调查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同样，在多次采访中，她常常反对“目前对作家过分的‘个人崇拜’”。

关于作品赏析，我们固然同意这个观点：一部想流传后世的作品，更多取决于它被阅读的方式，而非它何以被写作的原因。还应当注意的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本人在“作家”、“个人”与“人物”三者之间进行的区分。因此我们认为设法将三者区分开来，评估它们之间的差别也许不无裨益，——我们不相信完全由于漫不经心遗忘了事实和日期而